

周口店——人类的脉源

王德恒

周口店如今名满天下，可是，在历史上，“周口店”三个字一直到清康熙年间的县志才见记载。

民间传说，很久很久以前，龙泉河的水很大。村民过河需要乘舟摆渡，河边停舟的地方就称为“舟口”。由于往来行人很多，便有人在此开了一家食宿小店，称为“舟口店”。后来不知是哪位文人听到舟口店三字，写成了“周口店”，久而久之，名字流传至今。



周口店遗址

另有一说，元代时，县以下实行乡、里、甲（村）制。房山县原置4乡16里，到了明中叶，归并甘池、芦村、王佐、乐平、大安山5里，存11里。康熙年间志书中，有11里的准确记载，周口里为其中之一。但据《房山区志》载，周口村成村于元以前，明代称周口里。而康熙三年（1664年）《房山县志》，载有韩其新庄、周口村、北韩其、南韩其、瓦井村、周口店、柴厂村、山口村、黄山店、木岩寺等村，似应都属周口里。这时已经将周口村和周口店明确分开了，周口店的名字正式诞生了。

那个关于周口店得名的传说有可能产生于顺治年间或康熙初年。

一、从鸡骨山到龙骨山

周口店出名是因为出土了北京猿人头盖骨，剖析了人的来源问题，证明人类不是神造而是进化来的。

这个发现是有一个过程的。

清朝末年，有一位名叫哈贝尔的德国医生来到北京行医。在此期间，他从中药店里买到不少“龙骨”。他觉得这些化石一定有科学价值。

1900年先闹义和团，后来八国联军进北京，时局不稳，哈贝尔离开了中国。走的时候，他舍弃了许多家产，而把他买到的“龙骨”装箱带回到他的国家。

1903年，他把这些化石送给了著名的德国古脊椎动物学家施洛塞尔教授研究。施洛塞尔发现牙齿中有颗很像人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的局限下，他把它这颗牙齿说成是“类人猿”的，发表了论文。这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

当时，虽然在1856年德国就发现了尼安德特人，1891年又在爪哇岛上发现了爪哇人，可是，有的资料有限，有的没有正式公布，关于人的起源科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哈贝尔得到的这颗牙齿，是在中药店的“龙齿”堆中捡到的，可以确定产自华北。

这时，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

这就是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他1914年初接受中国政府的聘请，来华任矿政顾问。他不但是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学者，而且是一位出色的探险家。他曾于1901—1903年担任瑞典南极考察团的领队。

他见到哈贝尔的“龙骨”后，十分上心。他来华之后曾给各地在华的外籍人写信，随信附上施洛塞尔对中国动物化石的鉴定结果，请他们注意收集和提供化石产地的线索。他还组织了一批技工到山西、河南、甘肃等地采集化石，再运往瑞典乌普萨拉，交给由维曼教授领导的古生物研究室进行研究。

1918年2月的一天，安特生在一个偶然的的机会遇见在北京任教的化学家麦格雷戈·吉布。这位化学家很了解安特生的兴趣，当即出示了一些包在红色黏土中的碎骨片，说是刚从周口店附近一个名叫“鸡骨山”的地方采到的，还说保存有类似堆积物的石灰岩洞穴在那一带很多。



猿人洞遗址

安特生迅速赶到周口店，找到鸡骨山。可惜，含化石的堆积物的围岩已经剥落殆尽，变成了一座孤立的古塔似的。安特生在此只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得到一些小动物化石，当地老乡把这些小动物骨头当作鸡骨，才使这座很普通的无名小山头有“鸡骨山”的名字。如今，鸡骨山被称为“第六地点”。

根据安特生的发现，1921年初夏，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根据维曼教授的建议来到中国。他要和安特生合作三年。

这一年8月，安特生和美国的葛兰阶到周口店看望师丹斯基。安特生所著的《黄土的儿女》记述：

“正当我们发掘（鸡骨山——本书作者注）的时候，一位老乡走了过来。他打量了我们一下说：‘在这里待下去没有什么用。离这里不远有一个去处，你们可以在那里采到更大更好的龙骨’。

“于是我们立即收拾工具，跟着他向北面的一座石灰岩小山头走去。新的化石地点位于一个被放弃的呆石坊中。它在周口店火车站以西150米，位置比铁路要高。”

就在这里出土了大量的化石，猿人头盖骨也是从这里发现的。这个地方随即被称为“龙骨山”猿人洞”，编号称为“第一地点”。

我们必须承认安特生的天才，他注意到堆积物中有一些白色带刃的脉石英碎片。他认为，凭借它们那锋利的刃口，用来割切兽肉是不成问题的。那么，它们会不会被我们人类的老祖宗用过呢？安特生推想这种可能性并非不存在。于是，他轻轻地叩着岩墙对师丹斯基说：

“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去找到它。你不必焦急，如果有必要的话，你就把这个洞穴一直挖空为止。”

二、从山顶洞人到田园洞人

1929年，在龙骨山发现了第一颗直立人头盖骨，连同发现了大量的半生动物化石和石器，这些可以充分证明，人类是进化而来的。这在当时来说意义十分重大，改变了人类史观。

这使参与发掘的人们兴致高涨。

1933年，发现了山顶洞，这是一个比北京猿人晚得多的人类化石埋藏地。

在场的贾兰坡先生还记得，发现了山顶洞的头骨之后，是技工唐亮把它从土层取出来，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用荆条编的像脸盆大小的浅筐里。为了使头骨稳固，下面还放了一些细土。当卞美年和贾兰坡把它送到办公室后，见到有的土发红，细看是赤铁矿石的粉粒，才使发掘的主持人裴文中陡然想到墓葬上去。于是他立即赶到现场，重新布置发掘。可惜，那时已经挖去相当大的一部分堆积了。

山顶洞发现的人类化石比较丰富，有完整头骨、头骨残片、上下颌骨及身体上的骨骼，全部材料中至少可以认出有7或8个男女老少不同的个体。根据头骨和牙齿可以鉴定他们的性别和大致的年龄，其中有四个成年人、一个少年人和两个小孩。其中有一个是超过60岁的男性老人，而且从解剖学来看，是明显的黄色人种，即“蒙古利亚人种”。

两个成人女性比较年轻。

同时，还发现了一颗少年的头盖骨。

这四个男女的遗骸都发现于下室，其余的则发现于上室。

身体上的骨骼虽然发现不多，但从这些骨骼可以看出墓葬的痕迹来，因为在它们的周围有赤铁矿粉覆盖，很明显的是老人的位置非常突出。

这位男性老人上下牙齿还都保存完好。刚出土的时候，其头顶向上，稍向左方倾斜。在头骨之后有残破的盆骨，盆骨之后又有一对大腿骨，左方的大腿骨比较完整，右方的两端都残破了。在附近还发现了一件残破的肩胛骨。在头骨左方稍下处发现有穿孔的海蚶壳、穿孔的狐犬齿，在这尸骨的上面还发现过一块赤铁矿石。发现盆骨和大腿骨的地层，有一部分土呈红色，这无疑是赤铁矿石所染，可以判断属于墓葬。因为在欧洲的旧石器时代后期的墓葬中散布有赤铁矿粉粒是常见的，在我国的甘肃某些新石器时代的墓葬中也见到过。

这是山顶洞下室的情况，也就是说“下室”是墓葬。

“上室”是山顶洞人居住的地方，上室的中央就有一大堆灰烬，看来当时的人类已经能够

很好地控制火了。

主持发掘和研究的魏敦瑞详细观察了保存比较好的三个头骨和一个头盖骨，在头骨之上均有凹坑、破裂或穿孔的痕迹，证明是被尖锐的器物重击而成的。因此，他认为这 4 个人都是被害而死的，这也是智人食人的证明。

在上室又发现了三具山顶洞的人化石，上下共有七个男女不同的个体。其实，在山顶洞里发现的人化石，还不只这个数目，因为在上部堆积里还发现过单个的人牙。

魏敦瑞比较详细地研究了那三具完整的人头骨，认为具有三个不同种族的性质，即原始的蒙古利亚人、美拉尼西亚人和爱斯基摩人三种类型。但又如何解释在同一遗址中会有不同的种族在一起呢？魏敦瑞根据头骨上的伤痕观察，在《东亚发现的现代人最早的代表》一文中，认为他们是被害的，也许是三个敌对的种族曾有过战争，牺牲后葬在一起。历史学家尚钺基本同意魏敦瑞的说法，他说：“由于渔猎或两个部落成员对猎获物及一定地区有所争夺，从而公社成员人身受到侵犯而未能获得协议的情况下，也可能是另一地区的游牧部落因寻觅新的猎场而进入山顶洞人部落的地区等原因，都可能发生或引起集团间的冲突。”

“集团间冲突的可能性既然存在，那么，山顶洞的三个头骨因重击而致死的伤痕，绝不会由于公社内部原因，而是由外部原因，即集团间冲突所造成，是很明显的。”（《光明日报》1962 年 6 月 22 日）

当时，对山顶洞人的种族的认识问题，十分混乱。有的人认为美拉尼西亚人远在赤道附近，不会来到中国北方。直到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分子人类学成熟了，基因检测手段进入实用阶段，才知道，当冰期时代，从非洲、赤道一带有过许多智人来到了中国北方。有一部分还通过中国北方跨过处于陆桥的白令海峡，进入了美洲。有大量的美拉尼西亚人种掺入了亚洲人种之中。

山顶洞发现的石器非常少，有人工痕迹可以判断为石器的一共才有 25 件。另外，还有一些没有人工痕迹的石器原料——砾石和石英。石器中有用火石制成的凹刃刮削器、端刃刮削器、砂岩砾石石器、用石英制成的边刃刮削器和石英石核或小砍斫器，此外还有一些“两极石片”。从山顶洞发现的骨器



山顶洞遗址

也不多，一件骨针产生了令人震惊的效果。还有明显用于装饰的项链。

值得注意的是一件磨过的并有刻痕的赤鹿角。

关于它的用途，原研究人裴文中并未做肯定的说明，只是说：“相似之物，在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之山洞中发现甚多，或谓之‘指挥棒’。但欧洲之标本，多有巨孔，山顶洞者则无之。”

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在《中国史纲》（第 1 卷）中则说：“我以为这个鹿角就是所谓‘指挥棒’……我以为或者是前期的人们遗留下来的，而仍然为山顶洞的文化创造者所使用。”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贾兰坡写他那本《山顶洞人》的时候，曾把这件标本的模型放在他的书桌上很长时间，并随时观察它。他越看越觉得它像一个因尖端残破而被抛弃的矛头。他曾做过试验，把它绑在木棍上，结果显得很合适。角的第一分枝看来是为了捆绑木棍而留下一小部分。鹿角不但坚硬而又有韧性，很适于制作武器。

近些年，经有的专家仔细观察和认真研究，认为这件赤鹿角上面的刻痕，是代表太阳的，还含有早期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上世纪 20 年代后，在库房和山顶洞附近，发现了修理的骨管，数量比较多的兔子脑壳，经研究确认，兔脑也是一种装饰品。但是，一定是智人部落中首领或者“巫师”用的。

对于山顶洞人石器的落后稀少，裴文中认为他们是由“北京人”堆积中拣“北京人”留下的器物使用，因山顶洞堆积直接和含“北京人”化石堆积的顶部相接；因为石英的性质颇适合作两极石片，所以原始的北京人和后来的山顶洞人均有这种石器产生。尚钺则另有解释说：“可能是山顶洞人在战争最后失败时，拿走了精致的有用工具，仓促间撇下了伤病者、孕妇等不能行动的人们，离开了自己的家。至于下室中还保留着许多珍贵的随葬品，大概正因此是随葬品，不论是山顶洞人或敌人，都有所禁忌而未拿走，一直保存到今天。”

总之，山顶洞的下室是墓葬，山顶洞人又可以看作蒙古利亚人种或黄种人的祖先。这也是智人在中国的第一次露面。

此时，世界上人类学的重点已经转向了智人如何向现代人的转化，虽然山顶洞人是智人的典型代表，但是，由于标本材料在 1937 年丢失，学者们对它有些淡然了。

然而，周口店这块宝地注定不平凡。

2001 年，周口店田园林场的工作人员在寻找水源时发现了一个山洞，洞内看起来很幽深。工作人员进去寻找水源，结果在洞内挖掘时发现了一些动物化石。于是，周口店古人类学研究中心于 2002 年底向国家文物局提出发掘申请，2003 年 5 月获得发掘执照。

结果，在田园洞里发掘到的有上下颌骨、大腿、小腿、胳膊、手、脚的化石，基本上能组成一个完整的“人”，遗憾的是没有头。

在发掘中，还出土了一批古动物化石，以鹿类化石为主，并有大量的豪猪化石。这些哺乳动物群与山顶洞的相当一致，有 63% 的物种曾出现于山顶洞动物群中；而田园洞中出现的猕猴、猪獾、原麝等，是山顶洞动物群中所缺乏的。少量化石上有黑褐色斑块，疑为火烧所致。

这些丰富的材料，立即引起国际人类学界的注意，德国、美国都派科学家参与研究。

2013 年 1 月，由中国科学家带领的国际团队成功提取到田园洞人的核 DNA 和线粒体 DNA。分析表明，田园洞人只携带着少量古老型人类——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的 DNA，更多表现的是早期现代人的基因特征，且与当今亚洲人和美洲土著人（蒙古人种）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而与现代欧洲人（欧罗巴人种）的祖先在遗传上已经分开，分属不同的人群。同时，最终确定为有 4 万年的年龄，比山顶洞人早 1 万多年，是迄今为止欧亚大陆东部最早的现代人类遗骸。

该成果发表在日前出版的《美国科学院院刊》上，署名为付巧妹（德国人的中文名）、高星和 Svante P. Bo.

现代人的起源与演化是目前学术界的热点课题。跟进的研究又有重大发现：田园洞人已

经穿鞋，有了编织能力。令科学界耳目一新的是：田园洞人与美洲土著人祖先同源。



田园洞遗址

田园洞遗址的发现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关注与重视。目前，我国对这个时间段的古人类化石记录十分少，而能直接从人骨中检测出可供测年及基因测序的有机物质就更少，因此，田园洞人化石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可以了解更新世末期古人类的形态学特征及基因特征提供重要信息。在国际上，早期现代人与当今现代人的核 DNA 遗传关系研究目前尚处于起始阶段。田园洞人 DNA 研究是了解早期现代人在欧亚大陆扩散情况的先驱。该研究主要明确了田园洞人与当今的东亚人和美洲土著人的祖先同源。同时，相关基因渗透研究表明，该个体所含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 DNA，与目前居住在这一地区的现代人一致。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通常被认为是与现代人亲缘关系最近且已灭绝的远古人类。

从此，周口店处于了人类学研究的前沿。

田园洞遗址的发现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关注与重视。目前，我国对这个时间段的古人类化石记录十分少，而能直接从人骨中检测出可供测年及基因测序的有机物质就更少，因此，田园洞人化石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可以了解更新世末期古人类的形态学特征及基因特征提供重要信息。在国际上，早期现代人与当今现代人的核 DNA 遗传关系研究目前尚处于起始阶段。田园洞人 DNA 研究是了解早期现代人在欧亚大陆扩散情况的先驱。该研究主要明确了田园洞人与当今的东亚人和美洲土著人的祖先同源。同时，相关基因渗透研究表明，该个体所含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 DNA，与目前居住在这一地区的现代人一致。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通常被认为是与现代人亲缘关系最近且已灭绝的远古人类。